

# 汪朗：我家“老头儿”汪曾祺

■本报记者 李芸

今年是现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2019年出版的《汪曾祺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为基础，联合数家文化机构，发起了纪念汪曾祺先生百年诞辰系列直播活动。其中，汪曾祺之子汪朗以线上直播的形式为“汪迷”分享他眼中的父亲。

## 面包还是汉堡包

“不要理我们，你们慢慢开花，我们等。”这是一位“汪迷”在等待《全集》出版过程中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留言。

慢慢开花的日子历经了8年，《全集》项目主持人郭娟也在此次系列直播活动中分享了《全集》编辑过程的细节。她说：“要确保为读者提供一个原汁原味而又编校精良的汪曾祺读本。讲到底本、校勘精良是这部书的一大亮点。”在编写过程中“抠字眼”的例子不胜枚举。

1982年汪曾祺写过一篇谈现代小说的短文《说短》，其中有这么一段，“现代小说是忙书，不是闲书，现代小说不是在花园里读的，不是在书斋里读的。现代小说的读者不是有钱的老妇人躺在樱桃花的阴影里，由陪伴女郎读给她听。不是文人雅士，明窗净几，竹韵茶烟。现代小说的读者是工人、学生、干部，他们读小说都是抓空，一面读小说，一面抓起一个芝麻烧饼或汉堡包(看也不看)送进嘴里，同时思索着生活。现代小说要符合现代生活方式、现代生活节奏。现代小说是快餐，是芝麻烧饼或汉堡包，当然要做得好吃一些”。

1982年大多数中国人没吃过汉堡包，麦当劳、肯德基也都还没进入中国内地。发表时可能编辑觉得汉堡包有点太超前了，就把“汉堡包”都改成“面包”。

“当时老头儿特别不高兴，嘟囔好几天。”汪朗说，“其实他那儿也没吃过汉堡包，没见过汉堡包，但是他觉得汉堡包是现代快节奏生活的代表，面包体现不出这个特点。另外，他觉得面包那么干，怎么会看也不看就塞到嘴里呢？会噎得人吃不下去。”

后来这篇文章收入别的文集时，汪曾祺坚决把所有的“面包”改回了“汉堡包”。而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全集》，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依据文章最早发表时候的文字，于是编辑很负责任地照着当年最早发表的那一版(《光明日报》)，又把“汉堡包”改回了“面包”。好在汪朗看书样的时候，特别关注了这部分，并和编辑沟通了“汉堡包”的来龙去脉，才让《全集》恢复了“汉堡包”。

## 三条劣迹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汪朗读《全集》跟普通读者当然不一样。他读到了汪曾祺的“劣迹”。“这个劣迹可以加引号，也可以不加，因为按照现行标准来说，他确实干了一些不太正面的事情，但也挺好玩。”汪朗说。

“《全集》能找出好多劣迹证据。”在直播中汪朗只说了三条：第一条是上大学时



汪曾祺 图片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汪曾祺全集》，汪曾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 >>> 链接：

汪曾祺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其作品长期以来较为分散，给学术研究和读者阅读带来不便。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的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该全集收入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题跋等日常文书，共分12卷，包括小说3卷、散文3卷、戏剧2卷、谈艺2卷、诗歌及杂著1卷、书信1卷，并附年表，共400余万字。

相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汪曾祺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一版新收大量佚文，包括40余首从未见

于汪曾祺作品集的诗歌，较北师大版增加书信238封。从文类看，不仅收入汪曾祺创作的文学作品，也收入了他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迄今发现的全部书信、书封小传、题词、书画题跋、图书广告、思想汇报等各类文字。

除了收录全面和讲究底本、校勘精良两大亮点外，《汪曾祺全集》的另一亮点是每篇为题目，提供了汪曾祺每一篇作品的版本信息，体现出这部书的学术性。题注交代原载及收入作品集、文本改动、笔名等版本信息。

当枪手，被闻一多先生发现；第二条是上大学时卖弄文采，被沈从文先生批了；第三条是当了“右派”死不悔改，检查里还写要搞文学创作。

第一条证据是文章《黑粟梨花——李贺歌诗编读后》，收入《全集》谈艺卷。汪曾祺是闻一多的学生。他刚毕业，有一个比他低一届的同学杨毓珉，因喜欢排戏、演戏耽误了闻先生一门课的学习，为期末考试求汪曾祺代写读书报告。结果闻先生看过读书报告后大加赞赏，说：“这篇东西写得非常好，比汪曾祺还好。”杨毓珉不好意思，只能向闻先生承认了。2000年左右，杨毓珉从箱底找到这篇文章的一个抄件交给了汪朗。因此，这篇文章也第一次被收入汪曾祺著作集里。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高足，沈从文对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不仅有指点，有时也有批评，甚至敲打。汪曾祺和家人说起过，自己写过一篇小说，全篇用对话，沈从文看过之后给他的评价是：写的不是小说，是个聪明脑袋壳在打架。但这篇小说汪曾祺自己都不知道在哪儿，

这次编写《全集》居然找到了，小说的题目是《葡萄上的轻粉》。汪朗说：“这篇小说从头到尾，每段都是引号开头，引号结尾，就是两个人在对话，描写、评论都没有。从中一方面可以看出老头儿当年是很有才气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创作思想或创作技法并不是一开始就非常成熟的，也是不断摸索的。幸亏有沈先生这种及时的提醒和教诲，让老头儿明白文学创作的正确途径是什么。”

汪曾祺从上大学的时候就立下了文学创作的志向，且志向不改。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他1958年当了“右派”以后到张家口劳动改造，在那种环境下，他写的思想改造汇报还念念不忘想搞文学创作，这个证据也收到《全集》第11卷诗歌杂著卷中。汪朗说：“这看出即便他已经到了最底层了，对于文学创作始终‘贼心不死’。但是正因为志向始终不改，所以他日后有机会重新拿起笔来，在60岁以后还能很快进入旺盛的创作状态。”更有意思的是，这篇检查也不同于别人写的检查，“整个行文风格跟写散文似的”。

# 未完待续的《疫病简史》

■张田勘

尽管有这样的评论，但如果全面和客观地看待《疫病简史》，这本书还是存在不足，也有一些明显短板，如果有机会，需要进行弥补和完善，因为本书的内容在概括疾病史方面并不全面。

《疫病简史》写作之时，正处于SARS疫情期间，出版社和作者本人都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一本让人们了解人类历史上重大疾病以及人类是如何抗疫和战胜疾病的简易读本。由于时间仓促，本书的内容尽管选取了人们比较关注并且在历史尤其是医学史上对人们健康、生命财产和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的疾病，但还是遗漏了一些重要内容。

既然是疫病，就应当包括所有重大疾病，无论是传染性还是非传染性。但是，本书并没有涉及非传染性疫病，如癌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即便是只涉及传染病的疫病，本书还是有一些重要遗漏。

本书的内容仅涉及回顾鼠疫、梳理流感、战胜天花、普里昂病的噩梦、血腥的埃博拉、追问艾滋病、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造访人类等，但是，在历史上和现在对人们影响较大且世界卫生组织(WHO)比较关注的严重疫病还有很多，如霍乱、麻风病、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疟疾、梅毒、麻疹、结核、斑疹伤寒、伤寒、副伤寒、西尼罗河热、西尼罗河脑炎与日本脑炎等，但《疫病简史》都没有涉及。

另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国目前法定报告传染病分为甲、乙、丙3类，共40种，包括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现已整合组建为国家卫健委)决定列入乙类、丙类传染病管理的其他传染病和按照甲类管理开展应急监测报告的其他传染病，如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现在的新冠肺炎都属于

于乙类传染病但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中国是把鼠疫和霍乱列为甲类传染病，过去还有天花(WHO于1980年5月28日宣布全球范围消灭了天花，此病自然排除于传染病外)。事实上，如果只按重点介绍甲类和乙类传染病，也缺少了另一个重大疾病，即霍乱。

显而易见，如果本书有机会再版，应当把霍乱、同时把此次的新冠肺炎，以及天花、麻风病、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疟疾、结核等重大传染病列入本书的内容中，其中最需要补充的就是霍乱和新冠肺炎。新冠肺炎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中国人被冠状病毒引发的传染病严重困扰过两次。至于霍乱，不只是因为该病属于甲类传染病，直到今天还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而且它还是一种各类传染病都可以从对其防治中获得借鉴的重大疫病。

历史上，霍乱在全球有过7次大流行，起于1817年，止于1975年，后来还有零星甚至散发病例。最后一次大流行是1961年始于南亚，1971年波及非洲，1991年扩大到美洲。每次霍乱流行都使各大洲数百万人失去生命。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反映的是霍乱的第6次流行(1899年~1923年)，尽管小说让人们了解了霍乱这种重大传染病，但是虚构性较多，医学和史实的真实性较少。

直到今天，霍乱在许多国家呈地方性流行。WHO预计，现在世界范围内霍乱每年导致大约130万至400万人患病，致使2.1万至14.3万人死亡。

对此，WHO在2017年提出的全球战略目标是，将霍乱致死病人减少90%。同时，在防治上，要提供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并且应当结合饮水及卫生设施的改良使用安全的口服霍乱疫苗，以控制霍乱疫情并在已存在霍乱

## 人间送小温

在直播上，汪朗提到汪曾祺全以“老头儿”称呼，这“老头儿”的称谓却是汪曾祺认可的。汪曾祺有篇文章《多年父子成兄弟》，文章中说：“我的孩子有时管我叫爸，有时管我叫老头子，连我的孙女都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充满人情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化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孙女和外孙女不但管汪曾祺叫老头儿，还经常对他文章说三道四。一次汪家人在一起聊汪曾祺的作品，孙女汪慧气哄哄地说：“爷爷写的东西一点也不好，没词儿。”当时汪慧上小学四年级，老师让他们从文学作品里找名言警句用在自己的作文里，于是她找了爷爷的书翻了一溜够，结果一个名言警句也没找着，于是很生气。她的表妹比她低一年级，也站在一边敲边鼓，还说：“中心思想一点也不突出，扯着扯着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按照我们老师的评分标准，最多算个二类文。”汪曾祺听完一点不生气，还哈哈大笑，嘴里一再重复着：没词没词，说得好好说得好好。

汪朗说：“老头儿年轻时写的文章里面的词儿多得，真是才气纵横，要是看《全集》中的早期作品，全是各种各样的词汇。但慢慢的，他越写越简单，越写越朴素，文章反而变得更有味道，因此‘没词儿’可以说是老头儿的一种文学追求。”

汪曾祺写完文章后经常给人“审读”，对家人的意见也充分听取，但遇到重大问题，他还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写过一篇《寂寞和温暖》，写的是一个农业科技研究所的女技术员，叫沈沅，被打成“右派”以后的境遇。

这篇小说连写了六稿。为什么呢？因为第一遍写出来后，家里人一看，觉得小说的格调跟别人写的不一样，主人公当“右派”以后根本没受过什么罪，虽然心情有点寂寞，但是到处都能遇到好人。于是大家一致认为得重写。汪曾祺不生气，让改就改，可改来改去还是那个基调，并“变本加厉”把小说从《寂寞》改成了《寂寞和温暖》。全家实在没辙，只能由他去了。

汪朗说：“后来老头儿写过一篇散文叫《随遇而安》，回忆当年下放劳动的过程，看得出来他实际劳动改造还是挺苦的，起猪圈、刨冻粪，扛着170斤的麻袋上高梁、往粮囤里头倒。可是他在文章里从来不愿意过多地渲染这些事情，而是想把生活中存在的美好的东西加以剪裁或者放大呈现给读者。”

“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痛快，人间送小温。”这是汪曾祺写过一首诗的前四句。人间送小温，是汪曾祺的作品特别是60岁以后作品的底色，更是汪曾祺其人的底色。

## 荐书



《非洲文学批评史稿》，尼日利亚 泰居莫拉·奥拉尼坎·加纳特、阿托·奎森 编，姚峰、孙晓明、汪琳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

何为非洲文学？非洲文学应该由什么语言写作？“非洲作家”应该具有怎样的身份意识与责任感？反独裁小说与社会现实主义小说产生了怎样的批判效果……本书由非裔学者编纂而成，是非洲文学研究历年成果的第一次遴选和集结，收录2007年之前重要的理论和批评文章，囊括了法农、桑戈尔、索因卡、恩古吉、阿契贝、马哈福兹、戈迪默等人关于非洲文学的重要论述，呈现这个研究系统内无处不在的、围绕根的问题所产生的深刻分裂。

学者陆建德认为此书“全面呈现了非洲文学内在的张力和多元的发展过程……‘黑人性’的建构有其政治意义，但终究是徒劳的，人的肤色远不及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类价值重要”。



《滑铁卢：决定欧洲命运的四天》，(英)蒂姆·克赖顿著，高阳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

在滑铁卢战役200周年之际，本书作者通过广泛引用新近发现的史料，以“小时”为计量单位，精细入微地重新评述了滑铁卢战役这一传奇，力图揭示整场战役中大小事件的真实次序，以便正确考量困扰滑铁卢战役的种种争议，同时致力于阐述各方观点，从法国人、德意志人、荷兰人和比利时人，以及英国人的角度描绘了滑铁卢战役的全景图，以尽可能提供一份由各国军队在其中扮演角色的公正记述。

本书也生动地讲述了在马匹、步枪和大炮混杂的时代最后一次重要的战役中，那些遭遇疯狂行军、极端恶劣天气、残酷的战斗，却仍然具备非凡勇气的人的故事。



《江南紫荒录》，徐凤著，译林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

作家徐凤坦言，过去自己一直通过紫砂来写江南文化，本书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江南不只是物产丰饶的鱼米水乡，与山河相伴而生的还有古碑、牌坊和寺庙，他抛开人们对江南固有的“唯美”“诗意”等标签，透过这些古老遗迹，发掘潜藏其中的历史兴替，重现具有时代意义的大事件。

全书以“青玉案”“声声慢”“风满楼”三部曲层层递进，对江南地域的文化现象细作检点，对隐藏于民间的风土、情怀、侠义、肝胆、宽厚、仁爱等传统精神深入描摹。在书中，他试图进行历史与现实的书写，致力于描述出一条古今江南人上下求索的精神轨迹，并将笔触直指一个容易被遮蔽的民间江南，试图阐释士农工商的价值观念。



《高校在校生实用交往技能与礼仪》，刘庆宽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

作为石家庄铁道大学风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刘庆宽多年来一直在搜集素材、编写故事，并在长期的专业教学、学生指导中，总结和凝练出了一系列在交往和沟通方面的实际技能和礼仪，适合于在校生和初涉职场的员工等人群。

书中通过情景故事和实例，详细讲解了收发邮件、使用电话、着装与仪容中的注意事项和技巧；阐述了入学面试、参加学术会议、求职面试、就餐、接人、外出拜访、休假、毕业离校时实用的交往技能和必备的礼仪；同时就如何处理关系和注意边界提出了建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董石麟在评价这本书时表示：“学生在高校期间掌握基本礼仪和与人交往的技能，对于以后的职业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在长期单纯重视专业学习和考试的背景下，该方面的教育，就显得更为必要。”(喜平)

## 书后



《疫病简史：小角色的大杀伤力》(以下简称《疫病简史》)出版于17年前(2003年)，在新冠肺炎肆虐的今天再看这本书，不仅有时光重回之感，也能重新认识疾病和人类的抗疫能力。正如有读者评论的那样，“这样一本简单的书，是第一本告诉我疫病为何物(的书)。这样简单的读物我很喜欢”。

## 关于基本账户及结算银行变更的公告

各合作单位：  
我院因工作管理需要，自2020年3月11日起正式变更基本账户及结算银行，变更后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广州科学城支行  
账号：683457741947  
行号：104581014029  
特此公告。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